

對 MacKay 教授論文的評論

The Commentary on Dr. Kathryn MacKay's Paper

王慶新

Wang Qingxin

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Professor Kathryn Mackay's review of the recent literature on public health ethics and her vision of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public health ethics in the future. The paper also reflects on the solutions that she provides for coping with public health-related ethical challenges and proposes Confucian familism a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deal with these challenges.

Kathryn MacKay 教授的論文旨在探討生物倫理與公共衛生倫理之間的關係，並為未來公共健康倫理的發展新方向和挑戰提出了她自己的看法。論文首先梳理了近年來有關公共健康的新文獻，包括如下幾個方面：與近年來新冠病毒相關的道德問題，抗生素的抗藥性問題，以及與生活方式有關的疾病和正義問題。

王慶新，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中國北京，郵編：100084。
Wang Qingxin, Professor,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00084.

《中外醫學哲學》XXII:2 (2024 年)：頁 57–6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2:2 (2024), pp. 57–61.

她將公共健康定義為對政府或非政府組織致力於改善整體人口的健康和降低患病率的描述。這樣就將公共健康的關注焦點從個人衛生健康問題，提升為整體人口的集體性健康問題。她認為公共健康有四個面向：第一，公共健康是公共物品；第二，公共健康的改善注重某個領域的預防；第三，公共健康的提升通常需要政府的干預。這就帶來了一個重要問題，即在多大程度上，政府是可以對公共健康問題進行干預的，政府的干預在多大程度上是合法的。第四，公共衛生通常是關注公共健康的結果。通常來說，政府對公共健康干預都是結果導向的，但是在強調結果的同時也必須考慮到健康的公平性。總的來說，公共健康在考慮整體功用和結果的同時，還必須考慮個體自由，個體之間和群體之間的平等性，才能為政府干預做道德辯護，找到干預的最恰當程度。MacKay 總結出四種不同的倫理立場，來為不同程度的政府干預做道德辯護。它們分別是自由至上主義 (libertarianism)，福利主義 (welfarism)，社群主義 (communitarianism)，以及最新的團結主義或集體主義 (solidarity)。

論文的第三部分對近年來在三個不同領域的公共健康文獻進行了梳理。第一個領域是傳染性疾病的預防和治療，包括強制注射疫苗問題，和抗生素的抗藥性等問題。這個領域的文獻關注一些重要的倫理問題，比如政府是否可以強制要求所有人注射疫苗，個人的宗教信仰是否可以作為拒絕注射疫苗的理由等。第二個領域是針對非傳染性疾病，特別是非傳染性疾病的醫治與正義問題之間的緊張關係。這類文獻的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等國家為何區別對待吸煙和飲酒，在對吸煙實行嚴厲限制的同時，卻對飲酒採取寬容態度。另外一個例子是不同政府對肥胖症的態度和對策。

論文的第四部分是論文的最核心和最有爭議的部分，作者基於自己的集體主義立場勾勒出了未來公共健康倫理發展的三個重要方向。第一是公共健康可以變成未來健康研究問題的形而上

學構架，比如可以將家庭暴力問題看做是公共健康問題，並呼喚著政府對這個問題的干預。作者認為可以借鑒封城來對付新冠病毒的辦法，對於社會整體實行全民監控來應對家庭暴力問題。比如將醫院的受害者資料與警察局的資料連接起來，篩選出潛在的受害者。第二是著重關注公共健康倫理所依賴的知識資源，並強調減少對西方知識的依賴和對非西方醫學健康資源的利用。因為傳統西方醫學只是強調個人選擇對治療的重要性，但不考慮文化和社會因素對公共健康的影響。比如在吸毒患者的治療問題方面，傳統西醫只重視對個人的醫療和治癒，很少考慮文化因素和宗教信仰的影響。而非西方醫學從整全的角度來看待公共健康，強調社會和家庭對個人戒毒治療的影響。第三是提倡建立基於亞里斯多德的美德論的公共健康美德論。作者認為不僅需要構建以醫生為中心的公共健康美德論，關注醫生的公共職業操守和同情心，還需要構建以醫療機構為中心的機構美德論，重點關注醫療機構整體的正義性，合作精神和服務精神，通過政府和社會的干預而提升社會整體的道德水準，強調公共健康對社會整體的功效，而不只是強調公共健康對個人的功效。

作者的這篇論文全面和深入地梳理了圍繞著公共健康概念及其相關的重要問題和最新文獻，讓讀者能夠更好地理解公共健康倫理的研究物件，範圍和方法，很值得讚賞。

作者呼籲對非西方醫學的重視值得肯定。正如作者所說，傳統西方醫學有很重要的科學邏輯和解剖學基礎，但是傳統西方醫學不重視精神信仰和社會因素對疾病的治癒效果。非西方醫學大都從整全的(holistic)角度來看待疾病，而不是像西醫那樣，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中醫就是這樣的非傳統醫學，中醫非常重視整體的治療功效，特別強調身心一致，強調情緒和精神狀態對身體健康的影響。並強調人體器官與器官之間的神秘的聯動作用，比如經絡，所以針灸有對特定的疾病有一定的療效。所以中醫可能可以彌補傳統西醫所忽視的問題。

但是論文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作者提出運用全民監控來對付家庭暴力，是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自由至上主義認為家庭暴力是個人隱私問題，外人和政府都不應該干預，政府的干預會損害個人的自由和權利。沃爾澤基於社群主義角度認為對家庭暴力的處理應該尊重歷史文化傳統，根據特定的歷史文化傳統來處理。很顯然，自由至上主義和社群主義都不能接受集體主義所提倡的設置全民家庭暴力監控。

自由至上主義和集體主義是一個光譜上的兩個極端，過分強調以個人為中心的公共健康顯然會損害集體利益，而政府過分干預個人的健康和隱私問題則會損害個人的自由和尊嚴。如果政府可以設置全民監控系統來監督家庭暴力，那麼政府是不是也可以推廣優生學，強制每個家庭通過墮胎來淘汰低智商嬰兒？這顯然違背當今國際主流價值。

儒家的家庭主義可以為公共健康提供一個中道的解決方案，家庭應該成為公共健康的一個重要支柱，但遺憾的是，作者沒有提及儒家倫理。儒家家庭主義強調通過家庭和孝道來修身養性，提升每個人的道德水準。儒家家庭主義認為家庭是一個整體單位，因為家庭有神聖性，可以追溯到祖先神和天神。家庭的整體利益大於家庭眾每個個體的私利，家庭利益甚至高於國家的集體利益。沒有家哪有國。所以孔子強調“子為父隱”的正當性。所以保持家庭的和諧對於維護家庭完整性至關重要。儒家還認為家庭是人類實踐愛的最重要地方，人只有懂得愛家人，才懂得愛家庭之外的人。所以孟子說：“老於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疫苗注射與否和家庭暴力問題應該下放到家庭層面，讓每個家庭根據自身的情況決定疫苗注射與否，讓每個家庭運用仁義原則來解決家庭矛盾和家庭暴力問題。政府強制介入這些問題，只能傷害家庭的完整性和自主性。當然對違反國家法律法規的家庭也應該要處置。最後，以家庭為基礎的儒家美德論也可以幫助提升醫生和醫療機構的道德操守。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麥凱：〈公共健康倫理學：一種藝術的現狀〉，《中外醫學哲學》，2024年，第XXII卷，第2期，頁11–51。Kathryn L. MacKay. 2024. “Public Health Ethics: The State of Ar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2, no. 2 (2024): 9–43.
- Confucius. 1979. *The Analects*. Translated by D.C. Lau.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 Nozick, Robert. 2013.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 Walzer, Michael. 2015. *Just and Unjust Wars*. New York: Basic Books.